



列傳卷第二百五 宋史四百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馬融等奉

勅修

忠義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觀 宗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仲明

李若水 劉幹 傅察 楊震 父宗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

質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
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
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
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
庶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
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
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
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
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

所處不同論其捐軀殉節之歎靡二則皆爲忠義之
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歿或審義
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
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亾主辱臣歿功雖無成志有足
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邈能以貞厲保厥初
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
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歿
惟鈞以類附從定爲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三都戰
歿父再遇爲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歿於兵

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爲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南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卽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畱詔褒之復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

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爲洛苑使繼明爲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爲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歿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歿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歿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

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遺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
爲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亾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
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
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
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
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爲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
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
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
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
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

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
獨重貴疑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
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
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
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爲北
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請留守賈昌朝請
擊賊昌朝因時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
以禍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
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

扼其喉毆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
謀至斷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
廳事前支解之則倉猝被毆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
仁宗歎息久之贈官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
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
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
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
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促馬馳
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

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
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
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
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
賊爭入携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
少卿錄其子孫二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
制杜杞爲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皇
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
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

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
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擘引兵迎擊
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擘兵敗走
鄉丁亦潰覲率從兵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
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
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
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
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
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詩江中
時年二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

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
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穎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
嶺南無備州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
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南爲
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戶叅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
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
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往
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州破被
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

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
四瞳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
事聞贈太子中允不雜於晉高祖討陳時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
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廕試將作
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州縣斷治出已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
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
知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
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

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
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
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
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
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
貴卧不安席師旦卽卧内大劓遲明賊攻城愈急左
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
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
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
負若何事乃敢友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

高怒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爲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

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殉舍以迫之李從中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卽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爲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羣不逞並緣爲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誑誤者六

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略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爲供備庫副使廣東鄱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爲竊緘戮之於市又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阯謀入寇以緘爲皇城使知邕州緘伺

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不以爲意及劉彛代起起緘致書於彛請罷所行事彛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至閔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旣具畜聚不乏今賊已簿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羣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爲桂州司戶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

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旣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脅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彞彞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今不死賊手亟還州治

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隕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起劉彞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召對謂曰邕管賴鄉父守禦儻如欽廉卽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

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温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鬯皆坐謫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

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爲蠟書遣人關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奭迺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煦卒復以煦弟昉爲三班奉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

之爲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
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
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
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
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
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遶山澗中猝遇寇
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
之丞相呂頤浩誅以文有將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
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

矣煜伸頸就刃誓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鄉洺州曲周人元名若水上舍登第調
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
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
若水爲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
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
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
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
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
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

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躡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緝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今國議以賦入續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爲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

乃定旣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請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冲虛觀獨令慶解入旣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處行棗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姓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董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畱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

宋史列傳卷第二百五十八
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
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
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
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
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
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
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
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
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
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

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歿職耳奈
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
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歿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
其狀高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
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歿後
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亾歿義者
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歿無怖色爲歌詩卒曰
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效歿今歿亦何愆聞者
悲之不勝悼歎

劉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

王厚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繼韜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遂爲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歿夏人攻震武韜攝帥郿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爲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韜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韜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

邊自是遂安韜求東歸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爲民侵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隸中官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州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韜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韜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師道之軍潰韜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韜卽

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
遣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
涿州降戎車再駕以韜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
韜密奏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
士或言其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荆
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
歛聚衆剽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歿韜單騎赴鎮遣
招之宏至服罪韜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
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
諸民韜曰空內郡駟駿付一降將非計也奏止之金

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謀得實急以
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
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韜發
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
塞門民坐困韜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
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而議者乘士
民之憤復議追躡韜以亟戰爲非是時諸將救太原
种師中姚古敗以韜爲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
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
初韜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

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今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牕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曰忠顯幹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孫琪自有傳傳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

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疆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迓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下盟而

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奏幹離不曰爾尚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可得邪塵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凶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

兩月伺守者怠毀坦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璽及
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
學同輩或邀與娛嬉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
恂恂然無喜愠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率然不
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
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犖犖如此聞者哀而壯
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諡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爲安邊巡檢河
東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爲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
下震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

第一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
八千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
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
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
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
人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
鞠靺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
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
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靺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
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

我悉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謚曰恭毅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為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為令者踵故抑首務為不生事幸得去而巴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

公為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修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戩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入辭留為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孛董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為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戩引誼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

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
守思正給云出戰遂率灑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
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琥相繼亡克戩召
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
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
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
益厲兵徹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
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為汾大邑父與賊抗
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
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其述危苦之狀

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
有十人唱為降語斬以徇諸酋列城下克戩臨罵極
口砲中一首立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
書緹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
賈亶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
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
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為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
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謚忠

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即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百五

二二一

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
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
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
王民但庸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
賦之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
附毋以多殺為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
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虛
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
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
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

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
不修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
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
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
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
怒叱口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
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
子富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
恨使為將為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欽容嘆
息者夕之

宋史列傳卷第二十五 二十二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
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
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
三百里最為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
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
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繼兵出薄其營果
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
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首悟
兒思齊介冑來以鎗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笠屨
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

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
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原且暮且下隣府諸城
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
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
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購貽服其勇辯是時諸城
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
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
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
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
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汚幸先戕我家

而背城死戰勝則東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燒肉大
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
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
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媪鄰人也吾
不欲刃請自入井媪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
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
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
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
城昭勒衆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
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

致之昭瞑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
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
鴈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
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旣固外援
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
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
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
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其祀必妹也益曰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

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
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
策固善無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
啓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
死力小鞠鞞爲邊急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
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
益所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
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
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
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

漢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
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

列傳卷第二百五

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修撰徙知隆
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
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
一月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
四行使夷官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
餘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
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訢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
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
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
縛殺十二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

康殿學士

李洵字浩然駙馬都尉遵昂曾孫也以蔭爲殿直召
試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
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
人皆未集洵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
以須他邑洵曰事急矣當持一言報天子爲東南倡
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洵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
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
失將者死鈞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
泣卽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

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卽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消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質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亾卒誣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官其二子官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初調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

木務權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賈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爲遼國賀正副使還賈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之使附已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賈懼邈有異議卽奏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幾事願誅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摺邈罪五十有三條鞠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賈欲以西師入燕邈復語賈曰方臘小

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
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貫陰佐
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
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
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既至會
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柰何
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
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三敵所畏
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退
將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

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而耿
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修撰京畿轉運使
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
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
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
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
公事權樞密副都丞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
置山西塘灣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灣不可爲奪制
置使下遷提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
察使則金兵將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

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
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爲死
守民恃邈爲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買粟十一萬石
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
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
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
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
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
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
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

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持吾中國
適逢其際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尸兩河地歲取重
弊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邈
被髮左衽邈憤詆毀其力金人搥其口猶吮血嘆之
翼日自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
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招化
軍節度使諡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言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
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趨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
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徙攻東

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
北城衆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
已而稍亾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
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
解條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
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
師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
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
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

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
城失守社稷幾亾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生靈幾歿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
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遣轅門越在草莽國
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
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旣空編
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
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
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
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

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及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辛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獠地建平從允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

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薺攝封駁力沮止之邁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闕閱者執政以邁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邁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邁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黥勔人進邁徽猷閣待制宣

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邁邁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

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撫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寘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凝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凝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爲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邁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牘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閉牘郡卒無以食率東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

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邁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邁爲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旣陷割兩河求和邁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邁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孥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邁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邁固遣之振怒且懼潛東刃入府邁妾定奴

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邁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邁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未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
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
汪伯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
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
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
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
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
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歲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禪
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

縱掠而去令歲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
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賜今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
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
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
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
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郤之叛將孔彥舟又引
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
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
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笥鑿箭浮江告急令歲
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

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蓋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

廷以拓土爲功邊帥爭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爲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于金尚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辯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

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卽與御史抗論
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
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
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上開
納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
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慶不能守乃開門
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
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
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遣致
虛書言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

京城圍久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
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關中公
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背患今莫若
移檄蜀帥及川陝四路共咨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
以衛王室致虛銳於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爲金將
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
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旣北行重卽移檄川秦十路
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卽位重上疏
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
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

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
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
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安謀帥劉
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對乃以
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
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
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
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爲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
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爲進
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關中此爲策之次儻因都

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峭函之險悉嚴防守
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
無策暨至永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
條秦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虢陝殘破解州河中已
陷同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
無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
侍以守關中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
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冷
蒲解失守與敵爲隣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
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

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
乞選宗親賢明者克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
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
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
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婁
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
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
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
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
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

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
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
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
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
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
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達之子受易
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
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
多仕于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爲河東路提舉解梁倚

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群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疑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

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滑澗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爲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

大軍失利洧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
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略唐重
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
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
隅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
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
夫程迺俱歿之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迺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郎延兵戰死永樂迺
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
大夫榮州圍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

使合薦迺忠義謀略可任將師召赴行在經略制置
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迺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爲備
金人已自同州度河或勸迺還蜀迺思有以報國不
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
之轉運使桑景詢知其謀以告唐重揭榜許民擇險
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
之以亮爲制置副使去者悉還旣而金兵益迫重乃
以迺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迺行視南山諸
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士豪集民兵以補軍籍
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

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卽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迫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

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謚恭愍子昌諤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祇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微太原不得違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

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徒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饗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比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况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

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艇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津遣守領爲九州郡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投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目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

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
其可求爲姻迺登陴以大義噉數之可求仰曰君於
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
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
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董之子當是時環河
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致勢相百不抗
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没人泅河召民之逃伏
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
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
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

至此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攻數敗不
得至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芟
石湮壅支流域中水乏絕儲侍寢鑿鑿仗空敝人人
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
哀折槩斷刃以死固守旣自度不知取砲機篋格凡
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
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
斌繫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宿啟外郭納金兵徽言與
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
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巳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

焚仗劔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
蟻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
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徽
言盍具冠鞞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
穹廬可乎汝汗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
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
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
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
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
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

嘗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
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耶汝當親刃
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
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
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
其死怒婁宿曰尔麤狼何專殺義人以逞尔私治其
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
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
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
方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

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
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
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
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
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祁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
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
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
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
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

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
緡羨餘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
言近臣首開聚劔之端寢不可長士論譴之以父憂
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
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
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
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
攻城子韶親擐甲矢石遣其子子率赴宗澤乞援
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
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

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
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
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
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又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
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斬廬建康
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
吏邦又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
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
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又飲之危酒使自去越翼日

討平之建炎二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
射杜充爲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瓌
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碇少
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
數合勝負未決瓌擁兵弗救淬被擒瓌兵遁充率麾
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稅以戶部尚
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
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旣入城稅邦光率官
屬迎拜惟邦又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
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又許以

舊官邦又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
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堂上立
邦又于庭邦又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
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
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
字邦又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
而宗弼再引邦又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
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汗我宗弼大
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
頃官爲斂葬卽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邦
又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
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邦又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
又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
年樞密院言邦又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
朕昨已官其子孫邦又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
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列傳卷第二百六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二百六

三

列傳卷第二百七 宋史四百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國事軍器監修國領選事都總管脫脫等奉
日穆

忠義二日且令出式其家風四十口國

曾志 弟悟 劉汲 鄭驤

呂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王允功
王薦周中周享階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宋炎
呂圓登附

趙立 王復
鄭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志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

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須次子越建炎二年金人陷越以琶八爲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往爲隣人糾察逮捕見琶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志弟朝散郎息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愆子密兄子宥皆將

仕郎方遇難時密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顧見密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密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志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刺之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爲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鄆陵縣奉行神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

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
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
以實聞通判河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
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白府奏罷之宰相
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
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
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
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
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
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行金人再犯師

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
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
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
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
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
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
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
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詔鄧州
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
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

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及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斬儀與

趙宗印分西南門倚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敵却俄而儀拜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如安撫使在此為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謚忠介

鄭驥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等三年進士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驥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著令約二稅為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多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河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

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
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崑崙軍改慶陽府姚
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謂易熙奏
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驤爲蓋言六城熙河
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
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脩廝羅氏
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氈入朝其弟益麻黨征走西
憂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
官團練使至是黨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
貫意欲絕之驤謂貫欺尹公請辨其僞貫怒將厚誣以

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驤按格爲常
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驤奏乞以所部
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秘閣知
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
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
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
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
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反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
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
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

宋史列傳卷二百七
五
樞密直學士謚威愍詔賜廟愍節驤在熙河嘗撫熙
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爲招邊錄十卷兵將蕃漢
雜事爲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
人物圖書爲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
羶世族爲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
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
酒稅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
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歛兵聽命以功遷秩尋
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

縣王中立种諤征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
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改知乘氏縣
丞相呂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
溫縣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
薦由誠剛直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
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
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
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羣盜所在蜂起由誠崎
嶇至郡城圯糧竭於是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賊李
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

而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力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羣盜屢救援皆絕孔彥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爲忽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誓詞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佺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

與令佺同遇害子僕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歿遇令佺之子子彝于江陰知令佺與由誠同死被褒典乃懇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頰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

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歛諸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十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旱巫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遊蠹不歸莫敢迕永械致之府府爲并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今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

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永成決之吏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容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

永謂安中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水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犄角永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致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伐之而裴億

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會范瓊贖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劉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輦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

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
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
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外覆汝輩亦何之茲
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
衆以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
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
者我金人竒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
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
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
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

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與手乃殺之
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
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
為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
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為人充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
嘗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
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
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為治乎充大慙靖
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
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

帥府檄書至始勉彊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叅軍王薦皆全家陷沒浩持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家一人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第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

學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爲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

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
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給約議
事斬忠輔首擲俾外以示金人旣開城門可與不屈
見殺可與凡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
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
志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
形勢或矚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爲种師中部
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
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

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
名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謀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
陷彥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
語壯之留爲裨將戍殺澠間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
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殺澠道隘難以衆進
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
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爲石
壕尉堅守三觜民依爭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
室墓於是令尉爲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
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

設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亾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

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亟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卽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空城度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度河道廊延以歸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

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
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
而卻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
急于浚浚間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涇
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
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
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楊伯
孫自外來援間關傷仆僅存粹彥仙日與金人戰將
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
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卽降昇前秩彥仙曰

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爲命疆弩一發斃之設貴鈞
索日鈞取金人春斫城上殺傷相當守裨者傷夷日
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
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
之彥仙易敝衣走渡何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
旣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
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
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
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
伍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卽陝州立廟名義烈

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闡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
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
貴不貸以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籌畧善應變
嘗畧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貽彥仙依山植疑幟
徐據柵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
隘躡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
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
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
丸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
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

錄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
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义
者衆疆乃舉所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又官夜义意
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
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
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
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
抉眼撻盱罵不絕

呂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湑

澠間彥仙保二觜圓登歸之功最多爲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宋炎陝縣人蹶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射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爲武衛都虞俟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俗

先去州教授鄭褒亦馬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瘞之陰結鄉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民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爲兵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立奏爲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

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甬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木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木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知兼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

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時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敵萬窟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殺麥野生澤有鳧茨可采後皆盡至眉榆皮食之承州旣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後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彥仙首以兵至淮河扼不

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王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德顧望獨海陵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將無以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急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聞楚乏食

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木疆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環甲胄先登有退卻者大呼馳至猝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敵斥其名圍旣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

日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脇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計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

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
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
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
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
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
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
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
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
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
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
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
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
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
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宗師震時爲小校率所
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
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絀諸

庭柱齧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叛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齋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

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麇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逆屍瘞于興陂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爲後

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

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雷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太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旣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

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
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
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僧窆之寺隅洪皓還
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從子震霆郁字襲休宣和
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
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鼓譟取庫兵爲亂殺轉運
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
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粵崇寧元年
進士仕至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
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勅令所刪定官詆紹興和

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卽挂冠出都門權
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林氏寶慶三
年卽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
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
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
人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
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
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
聞欽宗將至卽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

墓九字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爲陝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三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爲所攻旣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二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愬于朝遂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焉

閻進諫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
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
何爲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
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
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
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
四卒南鄉就死進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粘罕所
勣見粘罕數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
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
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趙師檟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
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
往戍旣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
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爲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
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
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
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爲之立廟戰處
樞密王埜請加褒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亥本
軍士也已受招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

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衮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閣門祗候官爲薦祭焉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盜衆大

生他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埜言邵武民卽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爲廟額從之

范旺南劔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衮謀

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母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節解之賊旣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馮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若兵也紹興二年若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二年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

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歛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歛而寘于蕭寺闔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上二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

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吳獵宣諭西蜀爲之請廟與謚名其廟旌忠謚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延固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未生附子傅之比至日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次秦爲曦所招卽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大守有郭靖

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
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
粟境內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
靖時亦自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
民自金人犯邊至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大關今
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
赴江而死

高稼自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見以國士期之
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內艱免喪辟
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

名改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損
爲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贊閩有勞未幾改知綿
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
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爲之者令下民疑爲之
罷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戶稼第定子時爲總領
所主管文字相與徵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
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捐橐中裝巾粟以食之
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稼同產弟了翁誦言于朝謂
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寶慶二年元兵至武階損
棄沔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判沔州尋擢兼幕職稼

首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初山砦八十有四且暮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爲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隔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

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崖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讐之豪傑聯司以進

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
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
破矣俄報砮窠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
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
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李萇代之以稼久勞請改
界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
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之又削二官
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黃伯固辟稼
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參議官辟
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

原以為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
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
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
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
當盡力去之日誓垂索以入劔門乃茸理創殘招集
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
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爲
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
稼嘗代彥呐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
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

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訥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訥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祿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訥至且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

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即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力請稼少避稼不為動城既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為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為人慷慨

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二十卷斯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絲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皇檄管忠義領所部守山入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

所部突陳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爲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關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歿之遂長驅入劔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間道過氈帽山至青高填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魯珍爲陳隆之所斬玃部曲肆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蘭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

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
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
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
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
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責蒿谷前後大戰數合制
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比兵又自西
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
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爲先鋒統制夏
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
功制置使趙彥內俾節制利帥司軍馬任責措置邊

面換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
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
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
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林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
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竒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
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
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
軍統制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
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

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奕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

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交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人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

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為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日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燧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川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

安邊軍總管口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二千入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御叔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潭深沒是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繇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聞衆明大兵益增適以鐵騎四面圍統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

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
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嘗以名馬遺友聞還師
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
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號忠謚曰節官其二子
承務郎壻進功郎萬特贈武翼大夫一子成忠郎
陳寅實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
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
書生義不辭難犯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
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亡寅誓與其民共
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為固已而進徒

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二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
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
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
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
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
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為
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
尤為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
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
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

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俛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毋傍寅歛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十緡即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謚襄節

賈子坤字伯厚潼川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為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歿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調江淮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尋授祕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為右司轉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年同蹈海歿

劉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彞
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
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
去歲失守汚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
虛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
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歿乃聚其屍及公私
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
藥猶不拜受之左右爲之感慟汝彞宣城人善射城
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纔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刎
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彞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
平三年北兵攻蜀彞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
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
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
特官其子

何充漢州德陽人祕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
預為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邛崃創大小兩關
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
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
死不憾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

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辨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絕不入口敵知其不可強將問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即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初充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方充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

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十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爲四川制置司叅謀

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爲獻

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卽閉門與

家人俱仰藥死整旣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

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顛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

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

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龐彥海死之德祐元年瀘

州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

守將江彥清巷戰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論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母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諡立廟又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壻楊城夫爭相爲死各特贈兩官與二子下州文學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

幕及曦以蜀叛坑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理王燦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亾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史蒲東卯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罷由司

戶參軍趙崇啟知雒縣。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彞相誓死守。更迭出戰。被圍旬有五日。汲趙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彞猶踰城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啟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啟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

啟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啟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啟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彞皆立廟。賜諡。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大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

架閣擢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
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爲憂
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
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
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
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
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
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
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
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

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者
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
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
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
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
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
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蘄
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
力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
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

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榘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二贈其妻令人

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歿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歿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歿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渾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

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顏褒忠贈浚灤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審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鬪死司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黃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歿焉

列傳卷第二百八

列傳卷第二百九

宋史四百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震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擇

趙孟錦 方洪

趙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

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敵矢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首元桂曰子亦爲浮議所播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子

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入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母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

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
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
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
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
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
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
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
還郢乃募二仕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
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

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海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
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
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
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
隱迹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
皆避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
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
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
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
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

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
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
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
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域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
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
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
鬼卽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
坐視睢陽之矢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
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

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而襄樊坐甲之
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
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
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籍勇而知義爲侍衛
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衄且
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
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
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
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

建康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
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
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
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
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
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
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
不然禍卽至矣居誼不答又射牐檄入壁中居誼曰
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爲居誼降已也馳

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
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挾一人
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
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
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
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
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浸漢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誼
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劔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
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
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胸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訔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爲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訔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訔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訔以入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無不爲之訔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

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炤與訔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訔太府寺丞炤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爲陳矢盡亦不降城破訔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訔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

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
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
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
駐兵江陵卽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爲捍禦授閣門抵
侯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
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
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詹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
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
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
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
以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
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二砦巡檢秩滿城居
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
將朱華拒大兵戰千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
曾全胡玉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
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胃如蝟毛援絕
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挺擊之死餘兵
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
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賜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
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
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
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
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
出振荒卽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幙
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叅議鄧垌提千
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
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
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飢芾

置保五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
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
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
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
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羣穴太湖中芾跡得其
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
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
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
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抹芾以書
往復辨諭竟寘諸法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

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
誣以賊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
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皂幟
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
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
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
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
已卽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
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
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
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
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
江修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
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
力大元右丞何里海牙旣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
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
興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
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
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芾
親冒矢石以督之城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

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
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
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
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將泣
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
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
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
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醉之因留賓佐會飲傳
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
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

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
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
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
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
刎幕屬茶陵顧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
舉家自盡域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
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
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
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詔
入閩官之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

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卽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倦倦獎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壯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與雅 每一篇出土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朱出授諸生

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為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

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隣家抹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帝聞之命酒酌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

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

處庶務叢集寔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閒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叅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寔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寔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北日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寔赴水死妻妾奔收無反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爲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提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提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汪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

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
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
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
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
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
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
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
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
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
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在

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
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
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爲京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
者輒喜既登第爲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
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啓其人大媿後
爲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
賢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
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
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

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為盡力所活無筭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榜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拯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

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于所部歛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某出降械寘獄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

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執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趙與擇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

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擇洪率衆巷戰兵敗被繫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今能降乎與擇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問爲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爲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爲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爲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
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埧兵敗與其妾俱被執
至瓜州元帥阿木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
諾至楊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母降也元
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國宗出時今以風而吹今世尚存其後孫文忠公
文獻曰六一曰文忠公王祖今非劉平與劉淵翰曰宋
李誠交關門險峻其與鞏共率眾奉迎其州如漢書
急卒當先受圍城中或急與共誓以死守小棘
列傳卷第二百九

